

萬有文庫

種百七集二第

王雲五主編

元文類

(九)

蘇天爵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類文元
(九)

蘇天爵編

萬有文庫

第2集七百種

魏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文類卷之五十七

神道碑

故金尙書右丞耶律公神道碑

元好問

右丞文獻公在大定間所以爲通儒爲良史爲名卿材大夫者其事未遠當代耆舊尙及見之好問嘗從事史館每見薦紳先生談近代賢臣莫不以公爲稱首公自初入館卽被顧問忠言嘉謀不可一二數及薊州召還世宗始有意大用公於是時汨沒文字間者餘二十年其衰且病亦已久矣故財入政府卽乞罷未幾果以不起聞私竊慨歎以爲生材爲難盡其材爲尤難古之人急於拯世至於分陰爲惜歲不我與忽焉有贊志之恨觀姚元崇之薦張柬之與張嘉貞之所以自薦爲可見矣世宗重惜名器百執事之人必擇焉而後用得人之盛近古所未有至於孤儕偉傑之士困於資考限於銓選百未一試兀然而空老者抑多矣以公之材當春秋鼎盛時不能使之極其所至以建久安而隆長治故雖爲章宗所相至論得時行道識者猶以不能亟用爲世宗惜之公諱履字履道遼太祖長子東丹王突厥之七世孫東丹生燕京留守政事令婁國婁國生將軍國隱國隱生太師合魯合魯生太師胡篤胡篤生定遠大將軍內刺內刺生銀青榮祿大夫興平軍節度使德元公之考曰聿魯興平之族弟也公早孤養於興平五歲時嘗夏夜露臥見天際浮雲往來忽謂乳母言此殆臥看青天行白雲者耶興平聞之驚且喜曰吾兒文性見

於此矣。自是日知問學，讀書一過目輒不忘。及長通六經百家之書，尤邃於易太玄。至於陰陽方技之說，歷象推步之術，無不洞究。善屬文，早爲時輩所推爲人美風儀，善談論。見者憮然敬之。嘗以鄉賦一試有司，見露索失體，卽拂衣去。廢補內供奉班，尋辟國史院書寫。素善契丹大小字，譯經潤文旨辭達而理得。大定初，朝廷無事，世宗銳意經籍，詔以小字譯唐史成則別以女直字傳之，以便觀覽。公在選中，獨主其事。書上，大蒙賞異，擢國史院編修官兼筆硯直長，改置經書所，徑以女直字譯漢文，選貴胄之秀異就學焉。一日世宗召問公，朕比讀貞觀政要，見魏徵忠諫恨不與之同時，近世如徵者獨未之見，何也？公乃感奮爲上言：徵輩不難得，特太宗不常有耳。世宗曰：卿謂我不納諫耶？卿識劉用晦、張汝霖否？二人者皆不應得三品朕以其屢有忠言，故越次用之。朕豈不納諫耶？公曰：臣自幼未嘗去朝廷，彼二人者誠未見其諫也。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緘口，習以成風。願陛下懲艾前弊，開忠諫之路，以通下情，則天下幸甚。初議以時務策設女直進士科，禮部以所學不同，未可概稱進士。詔公定其事，乃上議曰：進士之科起於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至高宗時，雜以箴銘賦頌文。宗始專用賦，且進士之初本專策試。今女直諸生以試策稱進士，又何疑焉？世宗說，事遂施行。十五年，授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以大明歷積微浸差，乃取金國受命之始年，譏乙未元，歷云自丁巳大明歷行。正隆戊寅三月朔日當食而不之食。歷家謂必當改作，而朝廷不之卹也。及大定癸巳五月朔甲午十一月朔日食皆先天丁酉九月朔乃反後天。臣輒跡其差忒之由，冀得中數，以傳永久。書成上之，世宗推其精密。十九年遷修撰。二十年詔提控衍慶宮畫功臣像，以稽程降應奉。踰年復爲修撰，轉尚書禮部員外郎。章宗爲金源郡王，以公該洽，每以經史疑義爲質。公

承間請曰。殿下注意何經。章宗曰。吾方授左氏春秋。公曰。左氏雖授經聖人。率多權詐駁而不純。尙書孟子載聖賢純一之道。願留意焉。章宗善之。曰。醇儒之言也。二十六年進本部郎中兼同修國史翰林修撰。表進孝經指解。言宋仁宗時司馬光以爲古文孝經先秦所傳。正得其真。因爲指解上之。臣愚竊觀近世。皆以兵刑財賦爲急。而光獨以童蒙所訓者進之。君正以孝爲百行之本。其至可以通神明動天地。爲人君者誠取其辭旨措之。天下四方則元元之民受賜溥矣。臣竊慕焉。故敢以爲例。世宗母睿宗貞懿皇后。睿宗厭世卽爲比邱尼。當時朝命嘗有國師之號。及是世宗議遷祔于景陵。朝臣有以孝甯宮碑所載遺訓。當用出家禮葬不可違改爲言者。事下禮部講求。往時主上在潛貞懿身奉釋教業已受朝命必當別葬。無可議者。尙以人情所難。恐傷主上孝心。故出明訓使之遵行。出於母慈灼然可見。本不知有今日之事。而然今則子爲天子。母后稱號不得不尊。國師之命固已革去矣。向使主上登極之後。貞懿萬福尊崇之數。自有典常。母后聖性明達。必不重違。有司之請。以從柔門之教。以此言之。碑文所載不可質於今日。明矣。從之。世宗嘗問宋名臣孰爲優。公以端明殿學士蘇軾對。世宗曰。吾聞蘇軾與駢馬都尉王謠交甚。款至作歌曲戲及帝女非禮之甚。其人何足數耶。公曰。小說傳聞未必可信。就令有之。戲笑之間亦何須深責。豈得并其人而廢之。世徒知軾之詩文爲不可及。臣觀其論天下事實經濟之良材。求之古人。陸贊而下未見其比。陛下無信小說傳聞。而忽賢臣之言。明日錄軾奏議上之。詔國子監刊行。俄以疾求解。世宗憫其勞。授薊州刺史。爲郡寬猛適中。旬月之間。政聲藹然。此州寶坻鹽司所在。瀕海之民。煎鹵而食。鹽官時以弓兵捕之。亦有平民被羅織者。一陷於禁。往往爲之破產。官吏疾其然。凡以鹽事逮捕者。一切勿

遣或捕得弓兵則幽之獄中鹽司隨亦取報前後數政不能解一日捕得弓兵公召僚屬諭以和解之意卽縱遣之口授文移過爲謙抑鹽官大爲感悅前弊遂革薦人至今德之是年車駕東狩過州聞公疾稍平召爲翰林待制同修國史明年擢禮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進官五階世宗不豫詔公入侍遂預太師潘王定冊之功二十九年春三月章宗卽位進禮部尚書兼直學士同修國史特賜孟宗獻榜進士及第初世宗遺詔移梓宮於萬甯宮章宗詔百官議其事皆謂當以遺詔從事獨公奏曰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其可使萬國之臣朝大行於離宮乎上從之乃遷座於大安殿七月拜參知政事兼修國史進官兩階公辭以才薄任重恐貽天下笑章宗曰朕在東宮時熟卿名今觀卿言行無不可者故首命相朕此自朕意非左右爲之先容卿其毋讓公乃拜命自以兼直學士入拜乃舉前代光院故事以錢五十萬送學士院學者榮之明昌元年進尚書右丞夏六月丙午春秋六十一年薨於位天子聞而震悼戊申權殯於都城南柳村詔百官會喪中使宣慰其家賜錢一百萬秋八月辛巳車駕臨奠宰相百官陪賜謚曰文獻賜錢二百萬帛四百匹重幣四十端九月庚午葬於義州弘政縣東南鄉先塋之側其發引也勅百官郊送遣使祭於路給鼓旗二十事以導詔同知臨海軍節度使營護喪事凡飾終之具皆從官給哀榮終始當世莫及積官正議大夫漆水郡開國公始娶蕭氏遼貴族再娶郭氏屹山世胄之孫三娶楊氏名士曇之女公以時制人子之養於諸父者不得別贈所生父官故三夫人皆亦不爲請封子男三人曰奉國上將軍武廟署令辨才曰龍虎衛上將軍贈工部尚書善才曰領中書省楚才女三人嫁士族男孫四人鈞、鉉、鏞、鑄公資通敏善辭令胸懷倜儻有文武志膽酬酢事變若迎刃而解與人言必盡誠無隱得人

一善若出諸已至稱道不絕口推賢讓能力爲引薦後生輩借公餘論多至通顯論事上前是非利病惟理所在未嘗有所回屈世宗朝御史大夫張景仁領國史公爲編修受詔修海陵實錄他日世宗問侍臣海陵弑熙宗血濺於面霑及衣袖景仁何爲隱而不書或曰景仁事海陵頗被任使故爲諱之世宗作色曰朕不謂景仁乃有是心公曰臣與景仁嘗有隙必不妄爲蓋蔽然景仁未嘗有是心也世宗曰景仁與卿何隙曰臣以小字爲史掾景仁以漢文爲史官予奪之際意多不相叶且謂臣藏匿遼史秩滿移文選部使不得調此私隙也今對上問公言也臣不敢以私害公世宗又曰隋煬帝弑逆血濺於屏史亦書之卿謂景仁無是心何不如隋史書之曰煬帝自諱其惡故史臣不載之帝紀而詳見於他傳此所謂闢而章者也海陵以廢昏爲辭明告天下居之不疑此不同也且與之弑君而不辭血濺之罪雖不書可也世宗怒遂解章宗朝太府少監李特里先爲漢王長史吏卒苦其苛暴誣以怨望語連漢王有司論當死公上封事言陛下飛龍之始當以親親爲先李特里之獄本出構成就使實如所論猶當以漢王之故容之況疑似之間乎書奏卽日原之初興平養公爲子後生子震興平捐館悉推家資予之及震卒妻子貧無以爲資復收養之族人有負人債而宦遊不返者公代爲輸息者十年旣又無以償遂代償之奉使江左得金直千萬皆散之親舊旬月而盡薨之日庫錢裁餘二千而已體素羸瘠一旦暴得吐疾登至委頓家人憂懼不知所爲公曰死生如去來人之恆理何憂懼之有取吾冠服來服之怡然而逝其安常處順如此晚稱忘言居士有文數百篇論者獨推其擇著說蓋不階師授而獨得之者癸卯秋八月中令君使謂好問言先公神道碑泰和末先夫人教授禁中章宗以魏搏霄所撰墓銘爲未盡欲喬轉運字爲之而

不及也。今屬筆於子，幸而論次之，以俟百世之下。好問再拜曰：謹受教，乃爲之銘曰。
德星煌煌出東方，讓王七世蔚有光。高陽苗裔襲衆芳，得易貞幹書潛剛。帝前巍冠講虞唐，德音一鳴鳳。
朝陽謂公不逢相，明昌謂公爲逢違。所長風后力，牧望顏行老。之著作暨典常，興陵用公殆未嘗。邱山萬
牛債且僵，顧以櫻闌待豫章。繫國短修奚我傷，維公之息季獨良不周。柱天屹堂堂，有來殷士作裸將力。
挈一世歸壽康，泝游推之公不亡。千年萬家置冢旁，龜石有銘示不忘。淵兮漆水其未央。

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

宋子貞

國家之興肇基於朔方，惟太祖皇帝以聖德受命，恭行天罰，馬首所向，蔑有能國。太宗承之，既懷八荒，遂定中原，薄海內外，罔不臣妾。於是立大政而建皇極，作新宮以朝諸侯，蓋將樹不拔之基，垂可繼之統者也。而公以命世之才，值興王之運，本之以廊廟之器，輔之以天人之學，繼綸二紀，開濟兩朝，贊經綸於草昧之初，一制度於安寧之後，自任以天下之重，屹然如砥柱之在中流，用能道濟生靈，視千古爲無愧者也。公諱楚材，字晉卿，姓耶律氏，遼東丹王突欲之八世孫。王生燕京，留守政事。令婁國留守生將軍國隱，將軍生太師合魯，合魯生太師胡篤。胡篤生定遠將軍內刺史，定遠生榮祿大夫興平軍節度使。德元始歸金朝，其弟聿魯生履，興平鞠以爲子，遂爲之後。以文章行義，受知於世宗，擢翰林待制，再遷禮部侍郎。章宗卽位，有定策功，進禮部尚書，參知政事。終於尚書右丞，諡曰文獻。卽公之考也。妣楊氏，封漆水國夫人。公以明昌元年六月二十日生，文獻公通術數尤邃，太玄私謂所親曰：吾年六十而得此子，吾家千里駒也。他日必成偉器，且當爲異國用。因取左氏之楚，雖有材，晉實用之，以爲名字。公生三歲而孤，母夫人楊

氏誨育備至稍長知力學年十七書無所不讀爲文有作者氣金制宰相子得試補省掾公不就章宗特賜就試則中甲科考滿授同知開州事貞祐甲戌宣宗南渡丞相完顏承暉留守燕京行尚書省事表公爲左右司員外郎越明年京城不守遂屬國朝太祖素有并吞天下之志嘗訪遼宗室近族至是徵詣行在入見上謂公曰遼與金爲世讐吾與汝已報之矣公曰臣父祖以來皆嘗北面事之旣爲臣子豈敢復懷貳心讎君父耶上雅重其言處之左右以備咨訪己卯夏六月大軍征西禍旗之際雨雪三尺上惡之公曰此克敵之象也庚辰冬大雷上以問公公曰梭里檀當死中野已而果然梭里檀回鶻王稱也夏人常入斤者以治弓見知乃詫於公曰本朝尚武而明公欲以文進不已左乎公曰且治弓尚須弓匠豈治天下不用治天下匠耶上聞之喜甚自是用公日密初國朝未有歷學而回鶻人奏五月望夕月食公言不食及期果不食明年公奏十月望夜月食回鶻人言不食其夜月食八分上大異之曰汝於天上事尙無不知況人間事乎壬午夏五月長星見西方上以問公公曰女直國當易主矣逾年而金主死於是每將出征必令公預卜吉凶上亦燒羊脾骨以符之行次東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者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爲人言曰汝君宜早迴上怪而問公公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蓋上天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陛下無疆之福上卽日下詔班師丙戌冬十一月靈武下諸將爭掠子女財幣公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騎而已旣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所活幾萬人其後燕京多盜至駕車行劫有司不能禁時睿宗監國命中使偕公馳傳往治旣至分捕得之皆勢家子其家人輩行賂求免中使惑之欲爲覆奏公執以爲不可曰信安咫尺未下若不懲戒恐致大亂遂刑一

十六人京城帖然皆得安枕矣。己丑太宗卽位公定冊立儀禮皇族尊長皆令就班列拜尊長之有拜禮蓋自此始諸國來朝者多以冒禁應死公言陛下新登寶位願無汚白道子從之蓋國俗尙白以白爲吉故也時天下新定未有號令所在長吏皆得自專生殺少有忤意則刀鋸隨之至有全室被戮襁褓不遺者而彼州此郡動輒興兵相攻公首以爲言皆禁絕之自太祖西征之後倉廩府庫無斗粟尺帛而中使別迭等僉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去之使草木暢茂以爲牧地公卽前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爲耳何名無用哉因奏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萬石上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爲之乃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皆以儒者爲之如燕京陳時可宣德路劉中皆天下之選因時時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土治上深以爲然國朝之用文臣蓋自公發之先是諸路長吏兼領軍民錢穀往往恃其富強肆爲不法公奏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總軍政課稅所掌錢穀各不相統攝遂爲定制權貴不能平燕京路長官石忌誣構百端必欲置之死地事連諸執政時鎮海黏合重山實爲同列爲之股慄曰何必強爲更張計必有今日事公曰自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爲之諸公何與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必不相累上察見其誣怒逐來使不數月會有以事告咸得不者上知與公不協特命鞠治公奏曰此人倨傲無禮狎近羣小易以招謗今方有事於南方他日治之亦未爲晚上頗不悅已而謂侍臣曰君子人也汝曹當效之辛卯秋八月上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米穀簿籍具陳於前悉符元奏之數上笑曰卿不離朕左右

何以能使錢穀流入如此不審南國復有卿比者否公曰賢於臣者甚多以臣不才故留於燕上親酌大觴以賜之卽日授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宣德路長官太傅禿花失陷官糧萬餘石恃其勳舊密奏求免上問中書知否對曰不知上取鳴鏑欲射者再良久叱出使白中書省償之仍勅今后凡事先白中書然後聞奏中貴苦木思不花奏撥戶一萬以爲采鍊金銀裁種蒲萄等戶公言太祖有旨山後百姓與本朝人無異兵賦所出緩急得用不若將河南殘民貸而不誅可充此役且以實山後之地上曰卿言是也又奏諸路民戶今已瘦乏宜令土居蒙古回鶻河西人等與所在居民一體應輸賦役皆施行之壬辰車駕至河南詔陝洛秦虢等州山林洞穴逃匿之人若迎軍來降與免殺戮或謂此輩急則來附緩則復資敵耳公奏給旗數百面悉令散歸已降之郡其活不可勝數國制凡敵人拒命矢口一發則殺無赦汴京垂陷首將速不得遣人來報且言此城相抗日久多殺傷士卒意欲盡屠之公馳入奏曰將士暴露凡數十年所爭者地土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上疑而未決復奏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中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上始然之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戶一百四十七萬仍奏選工匠儒釋道醫卜之流散居河北官爲給贍其後攻取淮漢諸城因爲定例初汴京未下奏遣使入城索取孔子五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元措令收拾散亡禮樂人等及取名儒梁陟等數輩於燕京置編修所平陽置經籍所以開文治時河南初破被俘虜者不可勝計及聞大軍北還逃去者十八九有詔停留逃民及資給飲食者皆死無間城郭保社一家犯禁餘並連坐由是百姓惶駭雖父子弟兄一經俘虜不敢正視逃民無所得食踣死道路者踵相躡也公從容進說曰十

餘年間存撫百姓以其有用故也若勝負未分虛涉攜貳今敵國已破去將安往豈有因一俘囚罪數百人者乎上悟詔停其禁金國既亡唯秦鞏等二十餘州連歲不下公奏吾人之得罪逃入金國者皆萃於此其所以力戰者蓋懼死耳若許以不殺不攻而自下矣詔下皆開門出降期月之間山外悉平甲午詔括戶口以大臣忽覩虎領之國初方事進取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不相統屬至是始隸州縣朝臣共欲以丁爲戶公獨以爲不可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爲戶豈可捨大朝之法而從亡國政耶公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爲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卽逃散矣卒從公議時諸王大臣及諸將校所得驅口往往寄留諸郡幾居天下之半公因奏括戶口皆籍爲編民乙未朝議以回鶻人征南漢人征西以爲得計公極言其不可曰漢地西域相去數萬里比至敵境人馬疲乏不堪爲用況水土異宜必生疾疫不若各就本土征進似爲兩便爭論十餘日其議遂寢丙申上會諸王貴臣親執觴以賜公曰朕之所以推誠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天下亦無今日朕之所以得高枕而臥者卿之力也蓋太祖晚年屢屬於上曰此人天賜我家汝他日國政當悉委之其秋七月忽覩虎以戶口來上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以爲湯沐邑公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爲恩上曰業已許之復曰若樹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恆賦外不令擅自徵斂差可久矣從之是歲始定天下賦稅等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王戶出絲一斤以與所賜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爲永額朝臣皆謂太輕公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已爲重矣國初盜賊充斥商賈不能行則下令凡有失盜去處周歲不獲正賊令本路民戶代償其物前後

積累動以萬計及所在官吏取借回鶻債銀其年則倍之次年則并息又倍之謂之羊羔利積而已往往破家散族至以妻子爲質然終不能償公爲請於上悉以官銀代還凡七萬六千定仍奏定今後不以歲月遠近子本相侔更不生息遂爲定制侍臣脫歡奏選室女勅中書省發詔行之公持之不下上怒召問其故公曰向所刷室女二十八人尚在燕京足備後宮使令而脫歡傳旨又欲徧行選刷臣恐重擾百姓欲覆奏陛下耳上良久曰可遂罷之又欲於漢地拘刷牝馬公言漢地所有繭絲五穀耳非產馬之地若今日行之後必爲例是徒擾天下也乃從其請丁酉汰三教僧道試經通者給牒受戒許居寺觀儒人中選者則復其家公初言僧道中避役者多合行選試至是始行之始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而使臣猥多馬悉倒乏則豪奪民馬以乘之城郭道路所至騷動及其到館則要索百端供饋稍緩輒被笞撻館人不能堪公奏給牌劄仍定飲食分例其弊始革因陳時務十策一曰信賞罰二曰正名分三曰給俸祿四曰封功臣五曰考殿最六曰定物力七曰汰工匠八曰務農桑九曰定上貢十曰置水運上雖不能盡行亦時擇用焉回鶻阿散阿迷失告公私用官銀一千定上召問公公曰陛下試詳思之曾有旨用銀否上曰朕亦憶得嘗令修蓋宮殿用銀一千定公曰是也後數日上坐萬安殿召阿散阿迷失詰之遂服其誣太原路課稅使副以贓罪聞上讓公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皆善人何故亦有此輩公曰君父之教臣子豈欲陷之於不義而不義者亦時有之三綱五常之教有國有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星辰也豈可因一人之有過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於我朝乎上意乃解戊戌天下大旱蝗上問公以禦之之術公曰今年租賦乞權行倚閣上曰恐國用不足公曰倉庫見在可支十年許之初籍天下戶得一

百四萬至是逃亡者十四五而賦仍舊天下病之公奏除逃戶三十五萬民賴以安燕京劉忽篤馬者陰結權貴以銀五十萬兩撲買天下差發涉獵發丁者以銀二十五萬兩撲買天下係官廊房地基水利豬雞劉庭玉者以銀五萬兩撲買燕京酒課又有回鶻以銀一百萬兩撲買天下鹽課至有撲買天下河泊橋梁渡口者公曰此皆姦人欺下罔上爲害甚大咸奏罷之嘗曰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必以爲班超之言蓋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上素嗜酒晚年尤甚日與諸大臣酣飲公數諫不聽乃持酒槽之金口曰此鐵爲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有不損耶上悅賜以金帛仍勅左右日進酒三鍾而止時四方無虞上頗怠於政事姦邪得以乘間而入初公自庚寅年定課稅所額每歲銀一萬定及河南旣下戶口滋息增至二萬二千定而回鶻譯史安天合至自汴梁倒身事公以求進用公雖加獎借終不能滿望卽奔詣鎮海百計行間首引回鶻與都刺合蠻撲買課稅增至四萬四千定公曰雖取四十四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民窮爲盜非國之福而近侍左右皆爲所啗上亦頗惑衆議欲令試行之公反復爭論聲色俱厲上曰汝欲鬪博耶公力不能奪乃太息曰撲買之利旣興必有蹟而篡其後者民之窮困將自此始於是政出多門矣公正色立朝不爲少屈欲以身徇天下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氣懇切孜孜不已上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然待公加重公當國日久每以所得祿賜分散宗族未嘗私以官爵或勸以乘時廣布枝葉固本之術也公曰金幣資給足以樂生若假之官守設有不肖者干違常憲吾不能廢公法而徇私情且狡兔三穴吾不爲也辛丑春二月上疾篤脈絕皇后不知所以召公問之公曰今朝廷用非其人天下罪囚必多冤枉故天變屢見宜大赦天下因引宋景公弊

感退舍之事以爲證。后亟欲行之。公曰：「非君命不可。頃之上少蘇。后以爲奏上不能言領之而已。赦發脈復生。冬十一月上勿藥已久。公以太一數推之。奏不宜畋獵。左右皆曰：若不騎射何以爲樂。獵五日而崩。癸卯后以儲嗣問公。公曰：此非外姓臣所當議。自有先帝遺詔在。遵之則社稷幸甚。奧都刺合蠻方以貨取朝政。執政者亦皆阿附。唯憚公沮其事。則以銀五萬兩賂公。公不受。事有不便於民者。輒中止之。時后已稱制。則以御寶空紙付奧都刺合蠻。令從意書填。公奏曰：天下先帝之天下。典章號令。自先帝出。必欲如此。臣不敢奉詔。尋復有旨。奧都刺合蠻奏準事理。令史若不書填。則斷其手。公曰：軍國之事。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是遵行。若不合理。死且不避。況斷手乎。因厲聲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餘年。固不負於國家。皇后亦不能以無罪殺臣。后雖怨其忤己。亦以先朝勳舊。曲加敬憚焉。公以其年五月十有四日。以疾薨於位。享年五十五。蒙古諸人哭之如喪其親。戚和林爲之罷市。絕音樂者數日。天下士大夫莫不涕泣相弔。以中統二年十月二十日。葬於玉泉東塗山之陽。從遺命也。以漆水國夫人蘇氏祔。先娶梁氏。以兵亂隔絕。歿於河南之方城。生子鉉。監開平倉卒。蘇氏東坡先生四世孫。威州刺史公弼之女生子鑄。今爲中書左丞相。孫男十一人。曰希徵。曰希勃。曰希亮。曰希寬。曰希素。曰希周。曰希光。曰希逸。曰希□。曰希□。曰希□。女孫五人。適貴族。公天姿英邁。迴出入表。雖案牘滿前。左酬右答。咸適其當。又能以忠勤自將。嘗會計天下九年之賦。毫釐有差。則通宵不寐。平居不妄言笑。疑若簡傲。及一被接納。則和氣溫溫。令人不能忘。平生不治生產家財。未嘗問其出入。及其薨也。人有譖之者。曰：公爲相二十年。天下貢奉皆入私門。后使衛士視之。唯名琴數張。金石遺文數百卷而已。篤於好學。不舍晝夜。嘗誡諸子曰：

公務雖多，畫則屬官，夜則屬私，亦可學也。其學務爲該洽，凡星曆、醫卜、雜算、內算、音律、儒釋、異國之書，無不通究。嘗言：「西域曆五星密於中國，乃作麻答把曆，蓋回鶻曆名也。又以日食躔度與中國不同，以大明曆浸差故也。」乃定文獻公所著乙未元曆，行於世。既葬公七年，令丞相持進十趙衍狀，以銘見屬國家。承大亂之後，天綱絕地，軸折人理，滅所謂更造夫婦，肇有父子者，信有之矣。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其出入用事者，又皆諸國之人，言語之不通，趣向之不同，當是之時，而公以一書生孤立於廟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學，戛戛乎其難哉！幸賴明天子在上，諫行言聽，故奮袂直前，力行而不顧。然而其見於設施者，十不能二三，而天下之人，固已鈞受其賜矣。若此時非公，則人之類，又不知其何如耳。銘曰：

帝王之興，輔弼是賴。誰其尸之，不約而會。阿衡返商，尙父歸周。風雲一旦，竹帛千秋。赤氣告祥，龍飛朔野。義師長驅，削平天下。儒服從容，左右彌縫。或誠厥功，惟中令公。令公維何，代掌燮理。太師之孫，文獻之子。白璧堂堂，維國之華。帝曰斯人，天賜我家。重明耀離，大命旣革。乾旋坤轉，如再開闢。內外疇咨，付之鈞司。吾國吾民，汝翼汝爲。公拜稽首，曰敢不力。權與帝墳，草創人極。郡國相師，以殺爲嬉。陰盜赤子，弄兵潢池。網羅四方，狩麟蒐鳳。府庫填充，粟帛流通。公於是時，薦何關中，臺閣討裁，典章燦煥。公於是時，玄齡貞觀，通俘虜，繫野僵屍。我燠而寒，我飽而飢。圍城惴惴，假息寸晷。我解其縛，我生其死。生息長養，教誨飲食。民到于今，家受其賜。惟天雖高，其監則明。乃祚元子，再秉樞衡。勳在盟府，名昭國史。富貴壽考，哀榮終始。莓莓新阡，浩浩流泉。不朽載傳，尙千萬年。